

中国新闻奖背后

《扬子晚报》新闻摄影作品《罕见！江苏火烈鸟与麋鹿同框》
一幅摄影作品定格中国生态之美

□宋峤



第34届中国新闻奖评选结果公布时,《扬子晚报》刊发的作品《罕见！江苏火烈鸟与麋鹿同框》获得新闻摄影类三等奖。这不仅是麋鹿和火烈鸟被罕见地拍下同框,而且生动反映出了我国生态保护的成效。作为主创人员,我来分享一些作品背后的故事。



初衷:追寻麋鹿新家园的生态故事

2023年12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江苏盐城考察新四军纪念馆时,馆内一幅蔚为壮观的麋鹿图吸引了他的目光,点赞盐城是“麋鹿的天堂”。两天后,我循着总书记的足迹,在盐城最美的季节,探寻盐城麋鹿新种群的近况。

盐城与麋鹿的故事是一段传奇。这种原产于中国的珍稀动物,

曾经在中华大地上绝迹百年。1986年,39头麋鹿从英国重归故土,被安置在大丰自然保护区。近40年的守护与培育,如今大丰自然保护区的麋鹿种群已经壮大到7840头,其中野生种群达到3356头,已然成为世界面积最大的麋鹿保护区,拥有世界最大的麋鹿野生种群。

随着种群数量的不断扩大,

这些充满活力的野生麋鹿已不满足于占地面积4万多亩的大丰麋鹿保护区范围,它们向周围辐射,勇敢地拓展着自己的栖息地。我此行的目的,是要追寻那些勇敢走出保护区的野生麋鹿。听说向南迁徙到东台条子泥湿地的野生种群已经达到千余头,这片新兴的栖息地成为我此次采访的重点。

邂逅:湿地上意外的“粉色访客”

12月6日清晨,我驱车来到东台条子泥湿地公园。作为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路线上的关键节点,这里每年迎来数百万只候鸟越冬,记录到的鸟类达412种,是名副其实的“鸟类天堂”。

站在观景台上,我举起望远镜开始搜寻麋鹿的踪迹。一望无际的滩涂上候鸟成群结队,然而麋鹿始终不见踪影,就在我准备

稍作休息时,镜头远处的一些“小点”引起了我的注意,一群体态优雅的大鸟单腿伫立水中,它们的身姿让我想起丹顶鹤,但羽色似乎透着淡淡的粉红,这个发现让我心头一震:难道是火烈鸟?

为了确认这个“惊人”的发现,我迅速来到距离更近的观测点,借助景区的高倍望远镜仔细观察。这一次看得真切:修长的双腿、优雅的S形脖颈,

还有那独特的粉红色羽毛——确实是火烈鸟!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它怎么会出现在江苏的滩涂上?

激动之余,我立即查阅资料,这才了解到,原来这些美丽的客人已经连续9年来此越冬。2015年冬天,第一只野生火烈鸟首次造访条子泥湿地公园;2023年冬天,来到这里的火烈鸟已经达到创纪录的14只。

突破:转瞬即逝的拍摄挑战

我立即取出无人机,准备记录下这难得一见的画面。我选择使用无人机的7倍长焦功能,在安全距离外进行远距离拍摄。在无人机的长焦镜头中,火烈鸟独特的粉红色和S形身体与水面构成一幅幅美妙的画面,随着火烈鸟腾空而起飞离水面,我的快门也一刻不停地按动着。它们的飞行速度极快,无人机画面则有着严重的延时,很难跟上飞行的节奏,严谨规划、精确构图此时已完全失效,我只能依靠多年积累的摄影直觉预判火烈鸟的飞行轨迹,进行连续拍摄。

在全身心投入拍摄的过程中,我几乎忘记了最初寻找麋鹿

的目的。无人机的屏幕上,火烈鸟优雅的身姿与水面相映成趣,构成一幅幅动人的画面。就在某个瞬间,我似乎瞥见画面远处有一只“小鹿”一闪而过,但当时完全被火烈鸟吸引,无暇他顾。

“意外”接踵而来。我收回无人机查看刚刚拍摄的成果,在几百张图片中,看见了这张让我兴奋不已的摄影作品。画面的左上角,正是我此行的目标——麋鹿,下方则是飞行中的火烈鸟。众里寻它不见踪影,画面中的麋鹿却刚好回首,看向火烈鸟的方向,两者交相呼应,整个画面干净利落,宛如一幅油画,这个稍纵即逝的瞬间被定格,让我内心

的激动与震撼难以言表。

我隐隐觉得,我遇到的这个巧合,很可能是首次被定格。新闻工作者的职业素养让我立即开始求证。我立即与东台市委宣传部联系,得到的答复是他们从未见到过两种生物同框的新闻摄影作品。我仍不放心,又向当地著名的鸟类生态摄影师咨询,得到的回答是火烈鸟和麋鹿经常被分别拍摄到,但从没听说过有人拍到两者同框的画面,应该是首次拍到。为了稿件的严谨性,我斟酌再三,并没有用“首次”这个词给图片定义,而是用了《罕见！江苏火烈鸟与麋鹿同框》这个标题。

数字的增长,更是中国生态保护成果的体现。野生麋鹿的不断扩散证明了盐城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为它们提供足够的生存空间和食物资源。而火烈鸟的连续9年到访,更是对盐城生态环境的高度认可。

当“麋鹿天堂”与“鸟类天堂”同框,当两种原本永远无法相遇的物种齐聚,它们的背后是盐城生态建设的缩影,是水韵江苏的生态成绩单,是中国持续生态保护的一幅美妙画卷,是多元文明交流互鉴的动物界“样本”。(作者系扬子晚报社记者)

成都商报社通讯《会员“一充再充”也看不了想看的内容,为什么看电视越来越复杂?》

不要错过在生活中找选题的机会

□杨佩雯

在第34届中国新闻奖获奖作品中,成都商报社作品《会员“一充再充”也看不了想看的内容,为什么看电视越来越复杂?》获得通讯类三等奖。作为主创人员,事实上我在写《会员“一充再充”也看不了想看的内容,为什么看电视越来越复杂?》这篇报道前,已经非常清楚电视机的功能有多复杂:我们能通过电视机看各大卫视的直播,回看已播过的节目,还能看网络综艺节目,甚至能像在手机上一样的短视频、玩游戏。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已习以为常的“正常”

尽管电视机的功能已如此“强大”,可惜对于像我这样的成年人来说,仍然无法自如地在这

些功能中跳转。春节在爷爷奶奶家,当长辈们提出让我把电视机调到哪个节目时,我一番操作后可能还得求助于正在读小学的堂弟堂妹。很奇怪,哪怕面对的是从来没用过的电视机,小孩子也能超快上

手,简直是电视机厂商配备的活体说明书。

在我的记忆里,电视机的“难用”持续很多年了,绝不是这两年才出现的新鲜现象。

不过,作为财经记者,我之前从没想过把这个现象当作选题,因为不是某一个电视机品牌这样干,而是几乎所有的品牌都这样,这会把人的思维惯性导入

电视机不应是“广告机”

最初,我的思路是找消费者。

我通过黑猫投诉平台找到多起消费者对电视机的相关投诉案例,但投诉的状态基本上是“已完成”(即品牌方已向消费者给出解决方案)。在“已完成”后,我们无法通过平台获得消费者的联系方式,连续找了一些合适的投诉案例都是如此,消费者这条路相当于走不通了。

不过,这些投诉案例也让我对“看电视越来越复杂”这件事有了更深入的理解,所以我换了另一个思路:不再着眼于具体的消费者案例,而是从中跳脱出来,以一种研究型报告的方式去论述看电视变复杂的原因。

在大量投诉案例的基础上,我们又去研究了市场上不同电视机品牌的内容系统和内容提供方,同时对各大电视机厂商工作人员进行采访后发现:大部分电视机品牌产品都内嵌了多套不兼容的视频体系,这也直接造成消费者在多次充值会员后仍然无法观看所有想看的影视内容。

基于此,《会员“一充再充”也看不了想看的内容,为什么看电视越来越复杂?》这篇报道系统地论述了看电视变复杂的三大原因:一是同一个电视机内不同平台的会员充值;二是同一平台的不同端口会员充值;三是区分少儿内容的会员充值。

一个误区:这是“正常”的,是科技发达、电视机功能增加后必须要面对的事情。

直到2023年初,网络上有小范围的讨论,我们报社领导让我对此关注一下,我正式介入这个选题,看着很多人对电视机的吐槽,我后知后觉地想:这些普遍存在的现象或许代表的并不是“正常”和“合理”。

而且,在电视机厂商工作人员的点拨下,我意识到:电视机的复杂化不是偶然,这种商业模式最早或许可以追溯到乐视超级电视——把电视机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卖给消费者,再通过“客厅营销”把钱赚回来。激烈的行业竞争推动各大电视机厂商走向了这一商业模式。

最终,《会员“一充再充”也看不了想看的内容,为什么看电视越来越复杂?》这篇报道通过亲身体验、调查以及采访电视机厂商,并以乐视电视机的生态打法作为案例进行解剖,讲述了广告是电视机厂商的重要利润来源,首次系统性地说明看电视变复杂的原因。

价值:影像背后的生态意义

2023年12月7日,这幅摄影作品在《扬子晚报》A1版隆重刊发。与此同时,报社新媒体矩阵全面启动:网站、客户端、微博、抖音、视频号等平台同步推出图文报道和短视频产品。

这幅展现生态和谐之美的照片迅速引发热议,和谐共处的画面深深打动了观众。20多家主流媒体主动转发这一罕见的“视觉同框”,扬子晚报客户端的单篇阅读量迅速突破50万,全网总传播量达到500万次。

由于这是首次捕捉到两种珍稀动物同框的瞬间,盐城当

地的新媒体和文旅账号纷纷进行二次创作和转发。最令人欣慰的是,很多人都表示因为这张照片,第一次知道江苏盐城有野生火烈鸟栖息,对当地的生态环境刮目相看。同时也吸引了许多摄影爱好者专门前往条子泥湿地公园,希望一睹火烈鸟的风采。

这幅摄影作品不仅仅是一张好看的新闻照片,它的背后更蕴含着中国生态建设的足迹。麋鹿的回归与繁衍,是中国生态保护的成功案例。从1986年的39头到如今的7840头,这不仅仅是

数字的增长,更是中国生态保护成果的体现。野生麋鹿的不断扩散证明了盐城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为它们提供足够的生存空间和食物资源。而火烈鸟的连续9年到访,更是对盐城生态环境的高度认可。

何留住用户”,上海市消保委发布评论说“套娃式收费让消费者羊毛要不得”;同年1月14日,中国消费者协会点名称“套娃式收费让消费者不满”。

2023年8月,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联合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等单位,召开治理电视“套娃”收费部署会,要求开展专项整治。截至2023年底,经过4个多月的推进,第一阶段工作实现在全国范围内“开机看直播、收费包压减50%、提升消费透明度”的目标。有线电视和

IPTV开机广告全面取消,开机时长从治理前的最多118秒减少到不超过35秒。

现在回头看《会员“一充再充”也看不了想看的内容,为什么看电视越来越复杂?》这篇报道的采写过程,我对记者这份职业也有了新的认知。我意识到,不要忽略“小我”的感受,当我觉得“难”的时候,会有比我更弱勢的群体也觉得“难”,不要错过在生活中找选题的机会。

(作者系成都商报社记者)